

盤
洲
文
集

六



盤洲文集卷第二十九

賦

銘九

偈一

雜文六

銀條魚賦

茲銀條之小魚寔群遊於深水闖雙目之如漆體潔
白其無比絕肺腸與鱗腮信清瑩之堪美盈一掬之
十百唯銖兩而已矣昔季鷹棄秋波之月明浮扁舟
以半醉簇銀絲於金盤曾不聞於用爾子陵當春瀨
之濤澄垂長竿以香餌偉巨鱗以登來爾不聞於一
至既不足以上嚴公之鈎又不足以遘張子之味唯

醯醢之是宜乃漑輦之所弃我聞北溟之鷗其身大
乎千里又聞東海之鯨吞長舟於寸晷彼何爲而若
斯爾何爲而至是信天賦之差殊知人才之亦爾

惡蠅賦

伊蟲族之至微獨飛蠅爲可惡閔類至之惡聲扇朋
來之弱羽方炎晝以如焚擁火輪而停馭汗浹體其
漿流邈清風之遐阻就枕簟之冰霜庶少逃於烈暑
汝於此時迺縱黨與或撲面以緣聒或循肱而集股
扇屢拂以復來睫欲交而忽寤徒困頓以神疲寧周
公之可遇此庫狄伏連所以杖扣閤人使無得暫入

於庭戶者也又若疥癘始生瘡痍見苦纔流漬以未
乾正痛癢之小愈汝於此時群來莫禦俱逐臭以尋
腥爭穿裳而入袴吮膏血以自肥叢肌膚而交互徒
手倦於驅除終無繇而得去此三思所以拔三尺之
利鋒髮衝冠而震怒者也彼令節與佳期正鼎來於
親故窮水陸之珍竒列果肴脩脯染指方嘗張頤
未哺汝於此時往來旁午或沉溺於壺觴或循環於
匕箸致嘉客之惡嫌委杯盤而不顧咸失色以輟食
豈玉山之可仆此
衡所以舉扇而力揮訝其來
之何遽者也至於器皿牲牢餅餌作酒倘防守之不

嚴或蓋藏之少露汝於此時引朋召侶悉投隙以尋
香竊羶芬而爲蠹繞旋踵以踰時已孳生之無數既
醜類之滿盈致所藏之臭腐此歐陽公所以切齒而
疾憎遂援毫而成賦者也以至變亂黑白恣爲黥汙
無異讒人蒙惑明主毀正譽邪肆其疾妬排根燕公
鑄詆裴度拔仙客於河湟寘延齡於省部有如漢室
之恭顯有如唐朝之林甫此戎于駒支所以辨晉國
之責辭賦周詩而借諭者也悲矣夫汝軀雖小汝害
實巨汝量易足汝多難拒胡爲營營欲何之以取嫉
貽憎於率普我聞周公翊贊文武驅猛獸入深山躋

烝黎於安堵設官屬以成書垂後王之儀矩射鳥張
庭氏之弓除蟲擊蜚涿之鼓或掌覆天或職熏蠹雖
蛙鼃之聒人亦洒灰而不恕何於汝而獨遺豈眇末
而不數寧分職之有虧抑編傳之脫誤我思古人少
不汝弃嗚呼若鳳鳥之儀庭與麒麟之郊舞常曠古
以不來亘千齡而莫睹惟汝物之可憎乃羣飛而類
聚信端士之間生嗟壬人之塞路惟屈拍於秋來鼓
西風於寰宇縱汝類之夥多終飄零於何處

書架銘

朝而出賓榮擲退于室簿書極不有緇帙孰起裝懷

之疾

書板銘

孰圓非規孰方非矩木從繩匠可斧羗先生兮會稽
楮嬾然來兮累三五孰能使之鴈其行而鴻布有典
則兮我作古君子檢身兮視茲度

王君所居三銘

愚軒

山鳥可移我志不輟佛鳥可爲我禪不滅用智蠹心
巧不如拙

癡室

自癡莫知人癡孰治軒名室以癡其癡則非

文庵

癡者見之之謂癡愚者見之之謂愚不癡不愚入丈
庵而趲趲

龍興寺鍾銘

大雲龍興古招提鍾鑿弗考歲屢移雲門九世守日
師縱史檀越歡喜隨鳥氏範金侈弁宜六時警發聲
法槌大地震動人天知劍輪息苦刀山墮切德無邊
不思議紹興作噩癸配支青牛御辰帝乘離顯允方
叔護法時

徐彥立琴銘

嗑息者鹿鹿踵息者神之谷有人焉妙乎吐納而託
諸可絃之木籟遠則韻林流長則源深幽幽而惜惜
是之謂不窮之音

李宜仲見見堂銘

見乎小而不見乎大見乎外而不見乎內彼以爲明
我以爲晦孰升此堂不求其解

潛玉亭銘

郊石山在荆門之右百步泉發其麓南北異派相傳
其南出玉其北出珠故李衛公詩云明璣難秘彩美

王詎潜珍介泉有茅亭風侵日漏胡牀不可設因爲
更張題以新榜荆山蓋結綠所產卞氏抱玉巖又在
畱內則山之有玉較然著明矣崇寧年巨蚌夜遊於
北泉光彩四燭獨南泉能潜珍不露也銘曰

玩西麓之甘泉匯津津之寒碧紛觸石以噴珠非纖
微之點滴湛百清而莫滓無龜魚與蝦蛭閑朝昏之
瞿生神龍蟠而典澤行百里以成川畝一鍾而宜稷
舉青嶂於中天以英瑤爲山骨寧瞭然以求沽不願
爲夫環玦意抱璞而深潜懼獻者之遭刖彼卞子其
太愚不如葵之有智苟博識之背馳曷不懷寶而逝

三自粥以見珍抑何償其滅趾信哉茲山之靈請埋
光而鑪采長借潤於泉源惠我民於億載

寫真自贊

智不智愚不愚自見其臞而或以爲腴外之臞人可
以模中之腴果何如雖然剛而不儒柔而不夫則非
吾徒

龍興寺日師爲方廣州寫真求爲之贊

魁然其容充然其中不形喜愠惟桐廬方公青油客
散牘去其按坐維摩床念珠一串以善鑄凶昔盜今
農雖使千佛出世所以化人則同

報庵十六尊者偈

紹興丙子閏十月癸亥孤洪某等爲先公尚書作十六尊者相稽首說偈

我等痛貫心歸命諸尊者願以大利益作我罔極報
弃猫文

洪子適武林館黃氏逆旅屏燭未頃群鼠縱橫厥聲萬狀及旦乃止主人有猫而不能捕因爲文以弃之天賦群物兮介毛鱗翼人所字養兮資其有益若馬可以馳驅若牛可以墾殖犬有弭盜之功鷄有鳴晨之德鵠之傳書鷹之摯摯凡若此者故所以居人居

而食人食彼鳬彘無所施其勞是以供人之享炙惟
茲猫焉捕鼠為職熱則肆乎溫涼寒或登于寢席魚
肉膏粱飲充其臆念此逆旅曷其多鼠乘夜伺昏群
遊類聚方切切以穿墉俄累累而循戶騰踐裊褥反
覆器具或齧我衾或食我黍鬪暴且呼縱橫黨與余
欲投而忌器余欲射而亡弩撫几之不能畏揮杖之
不能去聲將謂主人有永某氏之風故使惡物得以
集其群侶因熟寢以終宵恣微蟲之旁午旦召主人
歷訴其故主人告余有猫四五飼養弥年孱不能捕
余謂主人來吾語汝汝豈不見夫國家之設官乎寵

以高位畀以厚祿相圖治於朝端將折衝於邊服外
臺澄案於列城守令撫柔於萌俗負辭藻者躋翰墨
之選厲威縶者列彈劾之屬善心計則司貨財冠柱
後則尸刑獄凡厥庶僚各庀其局一有曠厥旋跬屏
逐人尚如然況於微畜胡爲汝猫乃蒙含育彼既不
能咋喉而使之跡絕又不能遊堂而使之安穴猶乞
食以求餐敢張頤而伸舌非罷懦之弗堪殆尸素而
饕餮今汝施無全衣室無全器以穿屋爲常以盜肉
爲易致陰類之公行宜汝猫之獲戾曷不投遠地而
迎善捕者代之則將殺鼠如丘而庶幾安枕卧矣主

人曰唯

竹奴文

洪子以畏日虐晝几案如爐乃下竹榻寘庭之隅設
蘄簟與筠枕將追暑於湏臾卧既久以不寐汗如漿
而浹膚揮圓簷以腕脫咀堅冰而口吐榻枕簟之三
子俄趨進以來俱同辭而言曰走之臯祖宅于渭壚
有地千畝富埒侯租釣月北海者後英主而赴風雲
之會龍躍葛陂者委功名富貴而高蹈天衢逮後來
之孫稚遂枝分而派居走家寒而族冷無紹介之吹
嘘顧以涼德而猥叨親近誓將盡節以造夫臺輿今

君流汗四洽氣鬱不舒走等烏敢緘舉類之口而不
告君以良圖走族有竹氏夫人者性不熱中形狀魁
梧儻受君之親倚可來爽氣之虛徐君誠召而用之
章鄙言之非諛洪子曰俞吾方思之已遣長鬚三子
方退而竹氏至于洪子曰來竹氏汝以斧斤成筭遇
熱見須凭肱據股縱意所如非有鵲巢之德采蘋之
職曷爲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稱汝旣以重誣汝輒披
襟於汝安乎夫金烟有清明之鑒而疏徹侯之爵毛
穎以翰墨之勲而掇中書之除汝非有功有德可與
二君子爲徒今黜汝之僭稱而謂汝以竹奴蓋安名

而謹分順主人之所驅無沮忤以觖望遂銜冤歸憾於吾所奴皇恐稽首而進曰抑何言與妾父懼驚下而負乘將乞骸以財書辱開陳而是正庸迫陋以鐫愚雖不敏而自忤得斯名之虛敢矢言以懷怨甘受屏弃之誅

戒蛇文

丁巳漆月夜未一鼓冰輪湛然遡青霄而上洪子步影戶外聞有物叢草間其聲漸逼少駐而視則蛇也余驚悸流汗趨避它徑蛇知人之既遠乃奮怒軒屈齧噬草木而去既歸因以志之天產凶醜形軀不具